

王西彦选集

第 二 卷

中 短 篇 小 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王西彦选集

· 1 ·

· 2 ·

· 3 ·



王西彦选集

第 二 卷

中、短篇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二 年 · 成 都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王西彦选集·第二卷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张21.5 插页7 字数445千
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500册

书号：10374·62 (精装) 定价：4.25元



作者一九四六年秋在福州



陰 霾

經

在熱鬧擁擠的人叢中間穿行了很久，幾條狹窄不平的碎石街道都已跑遍，又來回往返了幾次，叫叫嚷嚷的，直到滿身騰汗，喉嚨嘶啞了，媽媽才提議回家去。這時候，有着身孕的媽媽業已感到疲倦了，但爸爸的興奮還沒有過去，戀戀不捨地離開大街，回家的路上，又在一家鋪子裏買了一大瓶狀元紅，在另一家鋪子裏買了一大包百子炮。玩得還沒有盡興，丁小田自然不願意這樣早就回家去，街上正熱鬧着，希望爸媽能允許他再逗留一回；不過媽媽說，還是回家去吧，反正爸爸買得有鞭炮，可以回家去放，時間業已不早，街上也實在太擁擠了。

時序雖已到了初秋，在這羣峯圍障的小山城裏，依然殘留着暑夏的溽熱。離開瀾漫着爆竹的火藥氣味的熱鬧大街，走到原是十分寂靜的街梢，這時到處出現着紛紛奔跑的人們，大家嘴裏

都嚷嚷着，好像驟忽來臨的大喜悅，使他們失掉了理性和矜持。走在最前面的爸爸，也還在叫嚷着：

「勝利啦！勝利啦！終究勝利啦！」

「是的，勝利啦！」媽媽也隨聲附和。

在孩子的記憶裏，爸爸從來沒有像今天晚上這樣興奮過。自從他懂事以來，爸爸就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，動輒就高聲督罵，彷彿世界上一切事情，都不能使他心滿意足；而媽媽也總是憂鬱不愉快，喜愛流淚嘆息。家庭裏的空氣，一直陰沉不爽。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，爸爸簡直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，在大街上手舞腳踏，亂唱亂叫了一通，這時還不住的嚷嚷着；媽媽也一樣，完全變成一個健康的人了，即使有些喘累，脚步可很輕捷，似乎內心被喜悅塞滿，禁壓不住的要洩露出來。

回到家裏，把房門開開，把電燈扯亮，爸爸立刻跳到廚房裏去，拿杯子喝酒，和媽媽慶祝勝利，依然大聲嚷嚷不已。丁小田從爸爸手裏搶過百子炮，便開始招呼同伴，到院子裏去燃放。住在同屋對面房裏的隣家，原是一個某機關裏的職員，丁小田叫他范伯伯的，三四個月前被裁掉了工作，一直失業在家，時常對丁小田的爸爸發牢騷，罵這咒那，拍椅捶桌，脾氣似乎也壞，使人不敢親近。不過他家裏小伙伴可不少，一共四個，最大的一個和丁小田年紀不相上下，名叫范健，是丁小田的好朋友。這時范伯伯不在家，丁小田就招呼了范健和他幾個小弟妹，大家一起放放鞭炮，把燃上了火的百子炮，一串串往黑暗的半空拋去。在丁小田，這真是

目次

黄昏.....	1
期待.....	19
牧人.....	42
隔膜.....	60
雨天.....	79
母性.....	104
牺牲者.....	119
乡下朋友.....	145
困顿.....	188
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.....	207
两乞丐.....	229
当爸爸买雨伞回来的时候.....	238
乐土.....	253
春天.....	275
两钱黄金.....	296

DP12/10

刀俎上.....	308
阴霾.....	331
人的世界.....	350
假希腊人.....	393
病人.....	409
父亲.....	436
清醒的醉汉.....	445
虎溪行.....	461
幸福之岛.....	482
破了壳的蜗牛.....	512
一个小人物的愤怒.....	535
静水里的鱼.....	568
蜜月旅行.....	590

附 录

鱼儿只能在水里游泳	651
把真相告诉人民	661
我的追求	672

黄 昏

每天，当黄昏将近的时候，没落的太阳，从村后土山上一带矮矮的林梢撒下最后的光辉，天边开始抹过一片淡淡的紫蓝色，福田媳妇就习惯地坐在门槛上，望着从村子西首蜿蜒而来的“火车路”，心想应该是自己期待的那东西来到的时刻了，她喃喃自语道：

“怎么还不见来呢？”

她所期待的，就是叫做“火车”的那东西。虽然每天在门前按照一定的时间来往奔驰，但在她眼睛里，它始终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。来到这个外路地方以前，从拖着一根稀疏的黄辫子做童养媳起，她就住在一处辽远的山脚边，在那为群山所包围的小天地里，过着凄凉寂寞的生活。做一个农民的妻子，在数不尽的日子里，她生男育女，操持一份简单的家务，从来没有跨出过那个狭窄的小天地。可是，在短促的两年间，命运的力量有多么大呵，它把她播弄得怎样了！如今对着门前那由铁条和木条架制成功的来去无踪的“火车

路”，她越益觉得眼前这个世界的不可解了，正如对自己两年来梦幻似的遭遇一样。

福田爹守恒公公，是一个对“火车路”怀有很深的憎恨的人。他时常用那种老年人所特有的噜嗦，反反复复地咒诅它。不止一次地，他给这个来路不明的媳妇，诉说着“火车路”给他带来的灾祸。几年以前，红旗子插到自己的田里来了，甚至插到门前来了，他曾经和儿子福田坐到自己相依为命的田地里去，死死活活地挣扎过三天，但“王法”终究是不可拗的，还是让一群不讲理的“北佬儿”用巨大的铁锹掘的掘、埋的埋掉了。原来说是田有田价、地有地价的，但到头来什么也没有，向保长去探问究竟，反而给保长抢白了一通，说爹儿俩违抗命令，没有抓去坐“班房”就算幸运了。于是，马上铺来了铁条，爬来了那可怕的黑色的怪物。这样一来，不要说田地受了糟蹋，就连自己几十年来开设在村外十里亭里的杂货摊子，由于官路上来往客商的减少，生意也就一落千丈，不得不怀着凄苦的心情，把一些瓶瓶罐罐搬回家来。而且，自从这艰苦的两三年来，省城给日本人“坐”去之后，这条可咒诅的“火车路”简直变成谣诼的泉源，三天两天给这个原是平静的村子里的居民，带来惊怵不安。在这老人的心目中，它简直成为自己终身幸福的破坏者和劫掠者了。

“刘伯温的《推背图》总是灵验的呵，”他往往无限愤慨地抖颤着声音叹息道，“‘皇帝头上出蓬草，遍地蛇龙走马’，你看这种乡下地方也通来了这些东西！‘天劫难逃，黄巢杀人三百万’，日本人还不就是黄巢转的世？‘过不得年，

种不得田’，要不是这天年，我守恒老何至于要福田……”

“公公！”作媳妇的惶惑地望着老人那张阴暗的脸。

老人警觉似地抬起头来，吃吃地说：“呃呃……我讲的是那条路，那条‘火车路’……”

不过，媳妇是深切地了解老人的心的。自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是一个不祥物，在这个新环境里是全无地位的。两年了，时间并不能洗刷掉自己的回忆。几乎是每一晚，她做着过去的梦，她梦见自己依然生活在那个小小的山村里，跟随着那个可怜的男人上山下田。不只一次，她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听到身边孩子的哭声，总是错喊着“银子”的名字。一想到银子，就觉得自己对现在这孩子也失掉了做母亲的爱了，她忘不了银子和他那可怜的爸爸。

这情形，使守恒公公很不满，他抖震震地敲着旱烟管，骂道：

“你这个死心女人，你就一世忘不了先前那男人吗？”

“公公，”她照例哭泣了起来，她的朴质的心使她无法隐瞒自己的痛苦，“我在他家里吃十八年饭，我是周岁过门去的，银子爸是个忠厚人，你叫我怎样忘得了呢！”

现在，她怔怔地望着那条“火车路”，她又想到贩豆腐干的二麻子的话了。二麻子说，“这条‘火车路’通遍天下，不论远近，只消一阵风就走到。她相信着这话，所以每当那个巨大的怪物拖着一长列尾巴从“火车路”上飞一般地爬过来，一眨眼就又飞一般地爬过去的时候，她总是希望从那里面会突然地跳出银子和银子爸来。自然，那无情的怪物从来就不曾满足过她。

“难道他忘记了，银子忘记娘了吗？”

按照简单的逻辑，她断定自己的设想是不可能的，银子和银子爸决不会忘掉自己，正象自己不能忘掉他们一样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到自己面前来，大家一起回到那山村里去过那辛劳却是平静的生活。在她心里，现在这一个男人，这一份家，总是一种偶然的遭遇，并不永远属于自己。眼前这平坦的田野，这低矮的土山，这不可理解的“火车路”，甚至这一道荆树篱笆，全和过去不同，全不是自己生活里面的东西。自己的家，是在群山的包围之中，那里的天和地都和这里不同。如果在自己那地方，这会儿逐渐发黑的山，正该蒙着一层白白的烟霭了哩。

“他也该回来啦！”她又喃喃着，但连自己也分不清楚她所期待的究竟是谁。在山村里，夜来得特别迅速，太阳刚刚落出山外，天就蓦地黑将下来，不比在这里还有一段寂寞的黄昏时分。山色的变换，可以计算时间。只要日落后的山腰上围起一层烟霭的白裙，他，银子爸，就从田野间回来了。她总是坐在门槛上守望着那男子，老远就可以从许多蒙蒙胧胧的人影里辨认出他来。这坐门槛的习惯，是在山村里从小养成的，再也改不掉。守恒公公不满意她坐门槛的习惯，他说这是“败相”，他看见她这样做的时候，总是抖震震地端一条凳子到她面前，勉强抑制着愤怒，对她说道：

“我守恒佬穷是穷，凳子总还是有的呀，总还没有到要你坐门槛的时候呀。”

于是，这固执的老人又无休止地唠叨起来了。

她怔怔地望着他，听凭他把一切祸害都归嫁到自己身

上。可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自己是从坐门槛长大的，她不能改掉从山村里带来的习惯，正如她不能改掉一口浓重的山里的土音，不能忘掉那群山包围中的家一样。

想到坐门槛的事情，她的心就更深深地沉入记忆里去了。随同男人到山脚边去干了田里活，或是从纺车上和灶门下站起，一有闲空，她就坐在门槛上，抱着孩子，望着在一天之内几次地变换着颜色的山，望着山边梯形的狭窄的田，望着群山包围中的狭窄的天，她的思想也就被限制在山圈子里面，她很少想到山外的事情。山把她生活的范围划定了，也划定了她思想的范围。有时银子爸难得进城一次，回来给她带来几尺花洋布，一个小木梳，或是一双孩子的小洋袜，夸张地向她诉说些城里的见闻，她漠然地听着，觉得那和自己的生活距离很远，也从来不起“去城里看一看”的念头，她把自己的兴趣安放在从城里买回来的花洋布、小木梳和小洋袜上面。和大多数山里的居民一样，她守着一份凄凉的、然而却是满足的生活，发生在山外的事情，和她全不相干。

但灾难的来临总是出人意外的，她遭遇到一场怎样的变乱！在一个不测的深夜里，日本人一阵风似地闯进这山村里面来了。灾难来得太突然，一下子，它把整个山村投入从未有过的骚乱中，把她的一家都从山里赶将出来，而且使她和男人孩子失散了。直到现在，她还是无法清理那时的记忆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失掉那小小的家、那可怜的男人和可爱的孩子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跟随着同命运的人，流落到这异乡来，结果又怎样开始有着另一份小小的家和另一个农民的男人。这一切经过，都和做梦一样。

“树树归根，我是山里人，总要回到山里去！”她凄苦地想。失掉了的总是好的，她眷恋着那个美丽的过去。她不止一次地这样对自己说了。她也有这样的决心。可是，怎样才能回去？现在自己离开那小小山村有多少远了？这样一想，一颗充满着渴念和希望的心，就立刻沉落下去了。

“难道我竟……”

正当这时，她猛地听到远处震破黄昏的寂寞的汽笛声，马上看见在“火车路”的那一端，在一个小小的树丛上面，冒出一阵浓黑的烟。

福田媳妇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有力地抓住一边门框。她的情绪又一度紧张起来。那庞大的怪物，昂然地在“火车路”上飞奔过去，和以往一样匆忙，一样不可一世。一阵辘辘辘辘的轰响，一眨眼，就只在空中剩下一抹逐渐散淡的黑烟。她几乎想赶将过去，向它大声叫喊，爬上它每一个窗口去仔细寻找。不过，那怪物照例是不等人的，比她的思想更快，它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她所渴望的银子和银子爸却依然没有跳下来。

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全身的力量都蓦地松懈了，好象那怪物摄走了灵魂，她不胜疲惫地依偎着门框，望着空中那一抹给暮霭吞溶了的浓烟，仿佛在一刻以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

她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周围。在这一刻，世界变得格外沉静。村屋是散落的，右边几间同样的茅屋，升起几缕淡淡的炊烟，在空中凝住了似的，久久不散。黄昏慢慢地加浓了，

远处的田野开始朦胧难辨。她突然想到这时候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。她回过身子，但立刻又木然地站住了，轻声责备自己道：

“你看你有多么糊涂呀！”

她想到的，是一只应该按时牵回屋去的羊。似乎羊也是怕黑暗的，每天黄昏降临的时候，她就可以听到屋后咩咩的鸣叫声，它在催促女主人把自己关回屋里去。它是福田媳妇的心爱物，往往使她在沉思时走入自己过去那份美丽的生活。可是，就在今天早上，守恒公公在痛惜的咒诅里把它牵到城里赶市去了，他把它牵到市上去交换珍贵的食盐。

于是，她又用期待的心望着那沉入黄昏的暗影里的“火车路”，那原来就是一条进城的官路。她似乎不肯相信羊就会这样失掉。直到天几乎完全黑将下来时，才发现沿“火车路”蠕动着一个神态苍老的人影；人影后面，和去时一样，依然跟随着一只蹒跚的羊，同时，她也已经听到隐约的羊的鸣叫声了。

分不清是喜悦还是凄怆，她马上站起身迎将上去，心里想：

“谢天谢地，还是牵回来啦！”

守恒公公到家后，首先把羊交给媳妇，一边自在门槛旁边一条矮凳上坐下，一边气喘喘地回答着媳妇的问话：

“一天三次……真是树老生根，人老生筋……三次警报，市还没有聚齐，就散啦，还好没有来飞艇……我这羊，城门口也有几个人问过价……不成，真是树老生根……”

好象重新获得一件失物，福田媳妇匆匆把羊关到隔壁的

牛栏里去，摸黑给了它水料，又看看牛栏边板床上睡着的孩子，随后出来给老人倒茶。

“公公还没有用饭？锅子里正焖着几个毛芋，怕不会给烤焦啦。”

“不用……吃也吃不下……福田还没有回来吗？”

没有回答，媳妇在灶上忙碌着。

“这个人！初七动的身，今天初十啦，还不见他回来……上一回，才两天半工夫，就回来啦。……一天三次，真是，警报这样多！”

老人独自嘀咕着。当作媳妇的把一碗腾着热气的毛芋端到他面前时，他挥挥手表示拒绝。在黄昏的薄暗中，她偷眼看见他衰老的脸孔完全给忧虑所歪曲了，也似乎变得紧缩得多。这时候，这个倔强的老人真正地感到迟暮的悲哀了。虽然多半天没有进餐，倒也并不感到饥饿，相反地，他觉得自己胸口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滞隔着似地难受。

“公公，少吃几个吧，不是多半天……”

“总是你喜欢多嘴！我说不吃就是不吃！”他愤愤地截断了媳妇的劝说，几乎要发作起来了。不知道什么缘故，他对她总是过分地严厉的，他简直看不顺她。尤其是今天，连她那种带着无论如何也改不掉的山里人浓重的土音也是可憎的了。

她默默地退回灶边，自己并不把毛芋吃掉，重新把它们连碗焖在热锅里。她做得很小心，提防碗和锅子磕碰出声音来。

夜完全黑将下来，门外的一切景物，都成为迷离不可捉

摸的东西，大地开始沉睡了。隔壁的羊，起初是吆吆地拌动着嘴，随后却哞哞地鸣叫起来。这分明是一种饥饿的鸣叫。女主人走过去准备把它牵到门外路边去吃草，板床上的孩子也被惊醒了，和羊的鸣叫互相比赛似地啼哭着。福田媳妇首先把孩子抱起，用奶头塞住他的小嘴，然后一手拉着羊，把它放到门前的路边去。

“赶快吃！”她爱抚地吩咐羊道。

自己就抱着孩子，坐在路旁边草地上，陪伴着羊。

仲春的夜，黄昏后依然有着依稀的微光。路的那一边，开始响起错落的蛙鼓。在薄暗的微光里，羊贪馋地吃着草，吆吆地拌动着嘴。深灰色混沌不清的天壁上，似乎立刻就要爆出星朵来。整个村子，静静地蛰伏在黄昏的抚摸下，连犬吠声也没有听见。

当她抱着孩子、拉着羊回屋里时，守恒公公已经坐在灶边狭窄的板床上。他正抽着旱烟，一朵小小的灯火，在黑暗中闪亮着，发出滋滋的声音。

关了羊，又抱着孩子出来，她对老人嗫嚅地说了一句含糊的话。她说的是关于缺乏食盐的事。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听见，红红的烟火晃动了一下，作公公的没有答应。立刻，她又后悔起来了。这不分明是多余的话吗？不是徒然使老人更感到自己暮境的凄凉吗？于是，她大声改口道：

“公公，锅子里的毛芋还是热的呢。”

同时，她把门关好，加了门，转过隔壁，惘然地坐在板床上。旁边牛栏里的羊，很有力地拌动着嘴，偶尔低低地鸣叫了几声。屋子里充满黑暗。凄凉的夜，好象是从墙罅和茅